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
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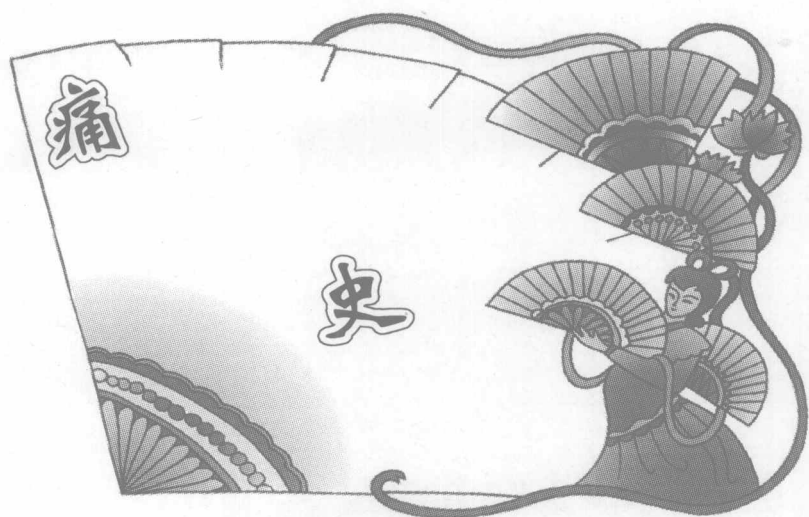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二十三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清·吴沃尧 著

目 录



第 一 回	制朝仪刘秉忠事敌 隐军情贾似道欺君	(5)
第 二 回	闻警报度宗染微恙 施巧计巫忠媚权奸	(13)
第 三 回	守樊城范天顺死节 战水陆张世杰设谋	(22)
第 四 回	骂贼臣张贵发严辞 送灵柩韩新当说客	(31)
第 五 回	叛中国吕师夔降元 闻警报宋度宗晏驾	(39)
第 六 回	死溷厕权奸遗臭 请投降皇帝称臣	(48)
第 七 回	痛蒙尘三宫被辱 辟谣詆二将怜忠	(57)
第 八 回	走穷途文天祥落难 航洋海张世杰迎君	(67)
第 九 回	辞尊号杨太妃知礼 议攘夷众志士定盟	(75)
第 十 回	下江西文丞相建殊勋 度仙霞宗伯成得奇遇	(83)
第 十 一 回	谢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闹河北路	(92)
第 十 二 回	盗袖镖狄琪试本领 验死尸县令暗惊心	(101)

痛

史



-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闹安抚衙 (110)
山神庙结义狄定伯
- 第十四回 仙霞岭五杰喜相逢 (119)
燕京城三宫受奇辱
-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无礼 (129)
讲实学护卫长谈
-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盗案卷尽悉军情 (138)
郑虎臣别仙霞另行运动
- 第十七回 越国公奉驾幸崖山 (147)
张弘范率师寇祖国
- 第十八回 灭宋室生致文天祥 (155)
论图形气死张弘范
- 第十九回 泄机谋文丞相归神 (164)
念故主唐玉潜盗骨
- 第二十回 谢君直再上仙霞岭 (173)
桂夫人寿终玉亭乡
- 第二十一回 胡子忠装疯福州城 (182)
谢君直三度仙霞岭
- 第二十二回 谢君直就义燕京城 (191)
胡子忠除暴汴梁路
- 第二十三回 疯道人卖药济南路 (200)
郑虎臣说反蒙古王
- 第二十四回 侠史华陈尸燕市 (209)
智虎臣计袭济南
- 第二十五回 赚益都郑虎臣施巧计 (218)
辞监军赵子固谢孤忠
- 第二十六回 应义举浙民思故主 (227)
假投降宗智下惠州
- 第二十七回 忽必烈太子蒙重冤 (236)
仙霞岭义兵张撻伐

第一回 制朝仪刘秉忠事敌 隐军情贾似道欺君



痛

史

鸿钧既判，两仪遂分。大地之上，列为五洲；每洲之中，万国并立。五洲之说，古时虽未曾发明，然国度是一向有的。既有了国度，就有竞争。优胜劣败，取乱侮亡，自不必说。但是各国之人，苟能各认定其祖国，生为某国之人，即死为某国之鬼，任凭敌人如何强暴，如何笼络，我总不肯昧了良心，忘了根本，去媚外人。如此则虽敌人十二分强盛，总不能灭我之国。他若是一定要灭我之国，除非先将我国内之人，杀净杀绝，一个不留，他方才能够得我的一片绝无人烟的土地。

看官，莫笑我这一片是呆话，以为从来中外古今历史，总没有全国人死尽方才亡国的。不知不是这样讲，只要全国人都有志气，存了个必要如此，方肯亡国的心，他那国就不会亡了。纵使果然是如此亡法，将来历史上叙起这些话来，还有多少光荣呢！

看官，我并不是在这里说呆话，也不是要说激烈话。我是恼着我们中国人，没有血性的太多，往往把自己祖国的江山，甘心双手去奉与敌人。还要带了敌人去杀戮自己同国的人，非但绝无一点侧隐羞恶之心，而且还自以为荣耀。这种人的心肝，我实在不懂他是用甚么材料造成的。所以我要将这些人的事迹，记些出来，也是借古鉴今的意思。看官们不嫌烦琐，容我一一叙来。

却说宋朝自从高宗南渡以来，偷安一隅。忘却徽、钦北狩之辱，还颀然面目，自信中兴。诛戮忠良，信任秦桧，所以南宋终于灭亡而不可救也。高宗之后，六传而至度宗。其时辽也亡了，金也灭了，夏也绝了，只剩了蒙古一国，气焰方张，吞金灭夏，



屡寇中华。既占尽了北方一带，又下了四川，困了襄阳，江、淮一带，绝无宁日。

原来蒙古的首长，姓奇渥温。自从宋宁宗开禧二年，他的甚么“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”，名叫“铁木真”的，称了帝号。看官，须知蒙古本是游牧之国，铁木真虽是称了帝号，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“帝”字是怎么样写法，所以他虽建了许多甚么九旗呀、八旗的。在那鄂诺河地方，即皇帝位。群臣却还是叫他“成吉思”。这“成吉思”三个字，在蒙古话里就是“皇帝”了。他的称帝，虽是看着中国的样，却连年号也不懂得建一个。后来慢慢的有那些全无心肝的中国人，投降过去，在他那边做了官，食了俸，便以为受恩深重了。拿着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字，不在中国施展，却施展到要吞灭中国的蒙古国去了。所以蒙古人也慢慢的吸收了许多中国文明。到了第四传，他的甚么“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”，名叫“忽必烈”的，才晓得建个年号。

这一年——宋度宗咸淳七年，正是蒙古忽必烈的至元八年，方才去了“蒙古”两个字，改一个国号，叫做“元”。他何以不知“名从主人”之义，舍去自己“蒙古”二字，改一个“元”字呢？只因他手下有一位光禄大夫太保参预中书省事，姓刘，名秉忠，表字仲晦的。这一位宝货，本来是大中华国瑞州人氏，却自从先世，即投入西辽，做了西辽的大官，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。他的祖父，却又投入了金朝，去做金朝的官。到了这位宝货，才投降蒙古，又去做蒙古的官。

这一天他忽地生了一个“尽忠报国”的心，特地上了一封章奏，说甚么“陛下欲图一统中原，必要行中原的政事，一切典章礼乐制度，皆当取法于中国之尧、舜。中国自唐、虞以来，历代都有朝代之号。今陛下神圣文武，所向无敌，将来一定要入主中原，不如先取定一个朝号。据中国‘易经’、乾元之义：乾，乃君象，元，首也。故取朝号，当取一个‘元’字”云云。忽必烈



览奏大喜，即刻降旨，定了这个“元”字，从此“蒙古”就叫做“元”了。

忽必烈（以后省称元主）又特降一旨，叫刘秉忠索性定了一切制度。秉忠正要显他的才干学问，巴不得一声奉了旨意，定了好些礼乐、祭祀、舆服、仪卫、官制等条例。又定了许多“开府仪同三司”“仪同三司”“金紫光禄大夫”“银青光禄大夫”“龙虎卫上将军”“金吾卫上将军”“奉国上将军”“昭勇大将军”等名目。元主一一准从。

又降旨叫他起造宫殿。秉忠也乐得从事。于是大兴土木，即在燕京起造。也不知费了多少年月，耗了多少钱财，方才一一造成。各处题了名字：改“燕京”做“中都”，后来又改为“大都”。宫殿落成之后，元主就喜孜孜的，叫钦象大夫，拣了黄道吉日，登殿受贺。到了这日，自是另有一番气象。但是庭燎光中，御炉香里，百官济济跼跼，好象是汉官威仪，却还带着好些腥膻骚臭牛奶酪酥的气味；雕梁画栋，螭陛龙幼，好象是唐宫汉阙，却还带着许多骑骆驼，支布幔，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的神情。

闲话少提。却说元主登殿受贺之际，享尽了皇帝之福，觉得这个滋味很好，不由的越发动了他吞并的心，遂又降下旨意，一面差官去安抚四川、嘉定一带；一面差官去催襄阳一路，务须速速攻下，不许有违。又指拨了两路兵，去攻掠江、淮一带地方。众官奉旨，都是兴兴头头的分头办去。

只有宋朝这位度宗皇帝，还是一味的荒淫酒色，拱手权奸。只看得一座吴山，一个西湖，便是“洞天福地”。外边的军务吃紧，今日失一邑，明日失一州，一概不闻不问。宫里面任用一个大总管太监，叫做巫忠；外面任用一个大宰相，叫做贾似道。

这贾似道，本来是理宗皇帝贾贵妃的兄弟。贾贵妃当时甚是为宠，乘便在理宗跟前代自己兄弟乞恩。理宗遂将他放了一个籍



田令，后来慢慢的又做了两任京、湖南北、四川宣抚使，又放过一次蒙古议和大臣，回来就授了知枢密院事，居然是一位宰相了。说也奇怪，那些投降到外国的中国人，反有那“尽忠报国”的心；倒是处在自己本国的中国人，非但没有“尽忠报国”的心，反有了一种“卖国求荣”的心。真是叫人无可奈何了！

贾似道这厮，出使过一回蒙古之后，不知他受了蒙古人多少贿赂，要卖掉中国江山。那时我并未跟着他去做他的帐房，此时不便造他谣言，所以不曾知道他的细数。但是他自从回国之后，即在临安城外，葛岭地方，购了几百亩地，在那里起造花园，作为别院。就花园里面，起一间半闲堂，叫了捏像的匠人来，将他自己的像捏塑了一个，就同他自己一般大小，手脚都用机关装成，举得起，放得下，以便冬裘夏葛的同它换衣服。这偶像就供在半闲堂中，叫些歌姬，终日轮着班，对着这偶像弹丝品竹。他自己一个人享用得不够，还要弄一个偶像来代他，这岂不是异想天开到极处了么！他又欢喜金玉古董玩物，所以又在园里盖造一间多宝阁，将贿赂所得的古董东西，都罗列在阁上。天天到阁上去抚摩玩弄一回，风雨无阻。这就是他的日行公事了。其余认真的军务事件，倒反而一点也不在心上；非但不在心上，并且还授意满朝文武诸臣，瞒着度宗，不叫他知道。当时贾似道威权日重，十日一朝，入朝不拜，朝中文武，哪一个不畏惧他！但听了似道一言，比奉了圣旨还厉害；所以都帮着他去隐瞒。你想这度宗皇形，如何不在鼓里做梦呢！

当时还有一位同知枢密院事，姓留，名梦炎。虽然是个状元及第出身，平生却是一无所长。幸得结识了贾似道，似道提了他一把，就频频升官，授了同知枢密院事。所以他对于贾似道，总是依阿取容，没有一件事不是禀命而行，惟命是听。慢慢的就做了似道第一心腹人。

这日似道正在多宝阁中，摆弄一个玉雕的裸体美人，只见门



痛

史

上的人来报说：“留枢密来拜访。”似道便说一声：“请。”那门上翻身出去，不多时便引了梦炎上阁来，梦炎连忙上前打拱问好。似道在太师椅上，慢慢的半抬身说得一个“请”字。梦炎就在旁边坐下。似道先问道：“年兄到此，个知有何见教？”梦炎欠身道：“刚才在院中接着襄阳请兵的文书，说是危在旦夕，樊城被困尤急；所以来与老先生商量。”似道道：“这文书有别人知道么？”梦炎道：“没有人知道。”似道道：“台谏中人呢？”梦炎道：“只怕也不见得知道。”似道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何必理他？我想，在外头将官们自有道理，我们其实不必多管，由得他去。这也是兵法所言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呢！不然，凭了他一纸文书，今日遣兵，明日调将，我们是要忙得饭也不能吃的了。只是不要叫皇上得知，我们只管乐我们的。”梦炎连忙欠身说两个“是”字。因看见似道手中摆弄着玉美人，便笑说道：“老先生何以宠上一位假美人来了？”似道也笑道：“这是前日淮东安抚使送来的。我因为他因材施教，颇见巧妙，所以拿来玩弄一番。”说罢，递与梦炎观看。梦炎连忙接过来，仔细一看。只见这玉美人约有一尺来长，可巧翠绿的地方，雕成裙裤；其余面、目、手、足、腹、背等处，都是雪白的。那脸面更雕得千娇百媚，神情象活的一般，十分精细。看罢，双手递还似道，说道：“这美人好是好极了，只可惜不是活的。”似道笑道：“年兄你又来了！真真活美人，哪里有这种标致脸儿呢？”梦炎想了半晌，正色道：“似这般美人是有一个，只可惜不能到手了！”似道闻言连忙问：“是哪一个？为何不能到手？”梦炎道：“这是学生的邻居，商人叶某之女。经学生亲眼见过的，生得蛾眉凤眼，杏脸桃腮，莫说是凡人，只怕天仙化人，也没有这种可爱的面貌呢！”似道涎着脸问道：“为何不能到手呢？”梦炎道：“今年正月里选宫女；选了进去了，如何还好到手？”似道笑道：“任凭他宫里去殿里去，我有手段弄她出来。”梦炎摇头道：“谈何容易！”似道道：“如果蒙古



人取了去，便难得到手的了。如今只在宫里，还有法子想。”梦炎还是摇头说谈何容易。

似道即叫人传呼摆酒，一面叫人拿了名片去请巫太监来。不一会家童来报酒席已摆在百花亭上。似道即邀了梦炎，下了多宝阁，步至百花亭。对坐入席，两边歌姬排列成行的歌舞起来。酒过数巡，门上的人报巫公公到了。似道忙教请进来。不一会，只见巫忠嘻嘻哈哈的踱进来，嘴里说道：“两位相爷在这里吃酒取乐呢！叫咱家来，想是要试试咱家馋嘴不馋嘴。老实说，咱家服侍万岁爷吃的时候多呢！嘴是向来不馋的。”似道、梦炎连忙起身让坐，又叫撤去残肴，重整筵席，让巫忠上首坐下，重新饮宴。巫忠便问见召何事。似道道：“无事不敢相烦，刻有一件事，非公公大力，不能斡旋，敢烦助我一臂。”巫忠道：“只要咱家力所能及，没有办不到的。只求明示，究是何事？”似道便将刚才留梦炎所谈叶氏宫人一节，说将出来。又道：“此女既生得十分姿色，令其白首宫门；未免可惜；所以我意欲弄她出来，派人金钗之列，不知能办得到么？”巫忠想一想道：“这人不知派在哪一宫里，有何差使，更不知曾否幸过，倘是已经幸过，或在御前当差，那便费些手脚；若是未经幸过，又无甚要紧差使，这就容易商量了。且待咱家去打听明白，再作道理吧。”似道问：“此女倘在御前便如何？”巫忠道：“那只好放在心上，碰着机会再取出来了。若是不在御前，咱只要悄悄的用一乘小轿，抬她出来，送到府上；咱在花名册上，填她一个病故就完了。”似道拍手道：“妙计妙计！只求早日没法，便是感激不尽了。”巫忠连连答应。说罢，又开怀畅饮，直饮至日落西山，方才撤席。

巫忠、梦炎，正要辞去，忽见门上人捧了十来封公文上来，说：“是刚才赍公文的人送来的；因见相爷会客吃酒，不敢造次拿上来，今特呈览。”似道道：“为何不送到枢密院去？”门上道：“奴才也曾问来，据来说院里没有人在。因是要紧公事，所以特



痛

史

地送到相府，探得相爷在别院，所以特地送来的。”贾似道接过来一看，也有淮东来的，也有淮西来的，也有湖南、江西一带来的。明知都是告急文书，他却并不开看，将来一总交与梦炎道：“请年兄明日一一都拟了诏旨批驳他回去。被围的责他力守，闻风告警的责他预备进兵便是了。我也无心去烦琐这些事。”梦炎连连答应。似道又对巫忠道：“这事费心，在里面万万不可提起。”巫忠道：“尽可不提起，只是咱有一事，要请教相爷：如今蒙古兵马如此厉害，倘一旦到了临安，我们作何处置呢？”似道哈哈大笑道：“巫公公你又来了，岂不闻‘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’么！老实对你说，你想宋朝自南渡以来，天下已去了一半，又经近来几代的昏君在位，更弄得十去七八，这朝廷明明是个小朝廷了；然而我还是一个大臣，我却还有点志气，不象那不要脸的奴才，说什么瓜分之后，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。听他那话，是甘做小朝廷大臣的了。我却不然，如今是得一日过一日，一朝蒙古兵到了，我只要拜上一张降表。他新得天下，正在待人而治，怕用我不着么！那时我倒变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。况且他新入中原，一切中原的风土政治，自然还是用中原人，方资熟手。那时只怕我们仍要当权呢！不比那失位的昏君，衔璧舆梓之后，不过封他一个归命侯，将他投闲置散罢了。到那时我们权势，还比他高百倍呢。”

巫忠听了这一番高论，默然半晌道：“这是相爷自己打算的退步，但是我辈奴才呢？”似道道：“这你只管放心。蒙古大皇帝既然入主中原，他一定也要用内官的。而且一切朝仪制度，虽说有我们一班文人学士去制定，但宫里的礼仪，外臣是不能入去教习的，少不得我头一名就保举你。”巫忠听罢，连连点头。梦炎在旁深深打了一拱道：“到那时可不要忘了学生。”

三人正讲到得意之处，忽听得外面当当当三声云板，门上的飞跑进来报道：“圣旨到，请相爷外堂接旨。”似道道：“天已掌



灯时候了，又降甚么旨起来了？”随问门上道：“甚么人送来的？”门上道：“是一名内官。”似道道：“叫他进来吧，我酒已多了，甚么接不接的！”门上答应去了。不多时来了一个内官。似道便问：“甚么旨？可交给我。”内官道：“并没有手谕，只传谕召相爷入朝。”似道道：“你知道甚么事吗？”内官道：“不知道。”似道沉吟了半晌道：“知道了，我就来。”那内官回身去了。这里巫忠、梦炎也不便久留，告辞而去。似道免不得要更衣入朝。

但不知此去入朝，有甚事故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闻警报度宗染微恙 施巧计巫忠媚权奸



痛

史

却说贾似道送去巫忠、梦炎二人，即入内更了朝服，出外乘轿上朝而去。到了朝门，不免下轿步行。上到金銮殿上，只见度宗天子在御座上，也是满面春色，象方才吃过酒似的。似道是奉旨入朝不拜的，只深深打了一拱，道：“陛下召臣，不知有何国事？”度宗醉眼朦胧的说道：“朕方才闻得四川一带已尽被北兵陷了，襄阳被围已经三年。这事怎样才好？”似道闻言，暗暗吃了一惊，硬着头皮奏道：“这话恐怕是谣传，不然，何以臣日日在枢密院办公，总不见有报到呢？”度宗道：“这是天下大事，谁敢造此谣言？”似道又奏道：“陛下此话从何处听来的呢？”度宗道：“是方才一个宫嫔对朕说的。”似道微笑奏道：“想宫嫔们终岁在宫内承值，哪里便得知外事！想来一定是个谣言。臣近来屡接各路文书，都说北兵因为到了南方，不服水土，军中多病；所以全数退去多时了。这正是天助大宋，陛下何必多疑！”度宗还是半疑半信的，慢慢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卿且退去吧。”似道即刻辞朝而出。度宗又命撤一对宫灯，送回府第。自家也下了御座，乘辇回宫。

刚刚转入宫门，遇见巫忠。原来巫忠在似道处听得有旨召似道入朝，他便先行辞去，别过梦炎，匆匆入内躲在殿后窃听。方才殿上的一问一答，他都听得明明白白，不觉暗暗吐舌道：“幸而方才接到告急文书之时，我未曾就走；不然还恐怕要怪着我，说是我泄漏的呢。”听到贾似道辞去，他便先退后一步，却又回身来迎着度宗。当下度宗见了，便问道：“你虽是内官，却时



时有差使出去的。朕闻得四川失了多时，襄阳围了三年，你在外面有听得么？”巫忠道：“奴才不曾听得这话。只听得外面多官传说，北兵到了南方，不服水土，军士大半病倒，所以退去多时了。”度宗叹口气道：“这话只怕也不确；不然，有了这好消息，他们何以总不奏与朕知呢？”巫忠不便多言，只在旁边站着。等度宗过去，方才回到自家房内。叫了两个心腹小内监来，叫他明日去打听今年正月选进来的叶氏宫女，派在哪里？只明日便要回信，两个小内监答应着去了。

巫忠自己挑一回灯，坐了一会，吃过了些点心，方才睡下。朦胧一觉，醒将过来，恰好是三更时分。忽听得外面许多脚步声响，又有许多来来往往的灯影在窗上射入来，心中暗想必定有事，正欲起来时，只听得有人叩门说：“巫公公醒着么？”巫忠答应道：“醒着呢，有甚么事吗？”外面的人说道：“万岁爷有事呢！已经传太医去了。”巫忠听说，一咕噜爬起来问道：“在哪里呢？”外面答道：“在位鸾宫呢！快去吧，只怕太后已经到了呢。”说着自去了。

这里巫忠忙忙的起来，挽一挽头发，穿上衣服，开门向仪鸾宫去。忽见前面一行灯火，正是俞修容怀抱着未及周岁的小皇子名昺的，也向仪鸾宫去。巫忠让过一旁，等修容过去后，方才跟着走。一径走到仪鸾宫，又等修容进去，方才挨身而入。只见谢太后在当中坐着，全皇后侍坐一旁；旁边一个保母，抱着刚只一岁的小皇子名显的侍立着。不一会杨淑妃带着五岁大的皇长子名昱的也来了。其余还有许多妃嫔，与这书上无干的，我也不细叙了。

此时只觉得静悄悄的鸦鹊无声。不一会报说医官在宫门候旨。谢太后即叫宣进来。一时间只见六位太医鱼贯而入，一一向谢太后、全皇后等先后行过了礼，太后即叫内监引入后宫请脉。又歇了好一会，方见六位医官鱼贯而出，向谢太后奏道：“皇上

这病是偶然停食，不碍事的。”太后点了点头道：“卿等用心开方去吧。”六位医官复挨次退出。良久内监呈上药方，太后看过，全皇后也看过，方叫备药。巫忠觑着没有甚的差使，方慢慢的退了出来。寻着一个仪鸾宫的太监，探问：“是甚么病症？”那太监道：“没甚大病，不过在金銮殿回来，便说有些头痛。后来又吐了两口，便嚷心里烦闷。只这就是病情了。”巫忠听了，知道没甚大事，也便走开。此时已是合宫皆知，到处都是灯烛辉煌的了。

正走着，只见一名小内监迎面来说道：“巫公公回来了！你叫咱打听叶宫人的下落，限明日回信，咱今晚已经查着了，他在慈宁宫呢。咱正要寻公公报信去。”巫忠听了，一径走到慈宁宫。问出了叶宫人，却是一位将近三十岁的半老徐娘了，而且相貌也平常得很。不觉呆了一呆，心中暗想：“留梦炎何以看上了这么一个东西，还去荐给贾似道呢？”及至再三盘问，才知这叶宫人是十年以前选进来的。不觉心中一气，只得拿些别的话支吾了两句，方才走去。走到自家住处，恰好那小内监还没睡；巫忠没好气，对着他脸上狠狠的啐了两口，说道：“好蠢才！咱叫你打听今年正月进来的叶宫人。你却拿这个十年前进来的老狐狸来搪塞。须知姓叶的女子多着呢！你为甚不拉一个老婆子来对我？害我无端的跑一趟慈宁宫。须知这条路虽不远，却还不近呢。”说着没好气的到房里去了。

刚刚要再睡一睡，忽听见吱吱咯咯鸟雀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已是天色微明。不便再睡，梳洗过便去仪鸾宫，应个景儿，点个卯儿。打听得度宗昨夜服药后，即安然归寝，此时还没醒呢。料着没有甚么事，也就走开。

信步走去，路过景灵宫门首，就便进去看看。原来这景灵宫里，没有妃嫔，当中供着三清神像，只有几名太监宫女在内承值。内中两个太监，看见巫忠到来，连忙让坐让茶，便问：“巫



痛

史